



百家笔会

探寻隐秘的
澄江迈山

□ 张元博

地处海南岛西北端的澄迈，与大陆隔海相望。自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置县，至今已有2134年的建制沿革史，是海南最早建县制的三大古县之一。

置县初期称为“苟中”，隶属朱崖郡。仅64年后（汉初元三年），朝廷撤销海南岛所有郡县，苟中县也随之被罢。到了隋代，大业三年（607年），在旧苟中属地寻复开设，定县名为“澄迈”，沿用至今已有1417年。在先后设置的十县中，只有“澄迈”二字从未更改。

山水环抱，诗意命名

澄迈，这一富含诗情画意的名字由何而来，目前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唐代《元和郡县志》和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记述：隋大业三年，在苟中县旧地恢复设县，县治在澄迈村，因县治地名而取县名。唐元和九年（814年），县治由澄迈村迁至澄江坡（今老城墟），县名因之。澄迈村为澄迈县治有207年之久。

科举时代海南唯一探花、被誉为海南四绝“书绝”的张岳崧，据说在编纂《道光琼州府志》时也参考上述几本古籍，并曾亲自到当时澄迈县治（今老城墟）走访调查，可惜澄迈村旧址无存，不可考。

澄迈《老城志》记“苟中属地复县，县治设澄江坡，因其附近有澄江、有座迈岭，有个澄迈村，故得名‘澄迈’；‘澄迈县始立，治所于澄江坡村，今老城墟。老城西南方有条澄江，东边有座迈岭，故以山水名之首字为县名澄迈。”虽然提及了“澄江坡”，但与上述说法尚存一定差异，没有载

明县治从澄迈村迁至澄江坡的历史。

另一种说法来自明、清时期编纂的《琼州府志》《澄迈县志》：因其治内有澄江、迈山，故取山水名之首定县名为“澄迈”；“澄江，其流清澈，隋以名县”。省地方志专家对两种说法都认可。

海南的州县地方志，最早修于明代。那么明、清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为什么不沿用唐、宋时期县名由来的说法呢？清代张岳崧编纂《道光琼州府志》时为什么又参照唐、宋时期的旧说呢？澄迈县地方志主任、《澄迈县志》主编孙中积，曾为此请教于省内外地方志专家。他们认为，唐、宋时期的这几本古籍，到明代之后，各地收藏几乎为零，仅朝廷翰林院藏有孤本。张岳崧曾任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明鉴》，当时可能有机会读到这几本孤本的古籍，他日后编纂《道光琼州府志》才引用了古籍之说。海南其他人难有机会。因此，明、清时代的修志者，才有了“澄迈由山水地名之首字取名”的新的叙述。而这一说法有理有据，久而久之为大家所认可。

上述第一种说法，澄迈县因循澄迈村的命名，而澄迈村的命名又因何而来？虽然澄迈村旧址无存，不可考，但从老城墟的大概方位推测，“澄水迈山四回环绕”，“因有澄江、迈山故名”仍合乎逻辑。所以，无论澄迈村还是澄迈县，“澄迈”二字或与澄江、迈山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内外澄江，双滩入海

澄迈，这个历史悠久且富含山水诗意的城市，文脉生发于澄江、迈山。但为什么在今天的澄迈县境内，我们却难觅澄江、迈山的踪迹呢？关于澄江和迈山，流传着很多版本的猜想。经过对康熙十一年本、康熙四十九年本、嘉庆二十五年本、光绪三十四年本、2008年版《澄迈县志》，以及澄迈《老城志》（2016年版）的比较分析，加之实地踏勘，对澄江、迈山的古今脉络推测如下。

澄江其实并不是一条真实的水系的名称，而是内澄江、外澄江二水的合称。

内澄江为时令河，发源于神岭东麓，向北流经琼山西部，从美造村入澄迈境，至龙吉村西侧，折向西去，绕老城南过，与外澄江汇于东水港，合流入海。流程13公里，蜿蜒曲折，水质清澈，有“九曲水”之称。澄迈名胜通潮阁、里桥等皆分布于内澄江沿岸。1958年在内澄江上游美造村截河建坝，建造美造水库。内澄江上游被水库淹没，如今下游尚存4公里左右，称“老城河”。

外澄江也是时令河，发源于神岭、凤门岭、罗驿松树岭一带。支流道兴水库，绕白莲村东侧流经美伦桥、老城西外桥外埠，内外澄江汇合，流入内海，经东水港入琼州海峡，全长15千米，现境内河道3千米。即今天的美伦河。

内、外澄江的最终交汇、合流入海，形成了澄迈八景之一的奇绝景观“双滩赴海”，引得游人留诗多首。

闲庭信步

静听蛙声

□ 丁太如

久居水域的村庄，我对它总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尽管儿子多次劝我搬到城市居住，我还是执拗地守着心中的一亩三分地。在这宁静的夏夜，我独自漫步在乡间小道上。月光如水，轻柔地洒落在田野和小径，仿佛给大地披上一层银纱。四周静谧祥和，唯有微风拂过稻田，发出沙沙的轻响。

不知不觉，我走到一处池塘边。还未走近，一阵清脆的蛙声便传入耳际。那蛙声此起彼伏，宛如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驻足而立，静静地倾听这美妙的声音。

“呱呱，呱呱……”蛙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每一只青蛙都宛如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尽情展现着自己独特的嗓音。它们的歌声相互交织，形成一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乐章。

我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那波光粼粼的池塘里，一只只青蛙蹲踞在荷叶上，鼓着腮帮子，欢快地引吭高歌。它们或许在欢快夏夜的美好，或许在呼唤同伴，又或许只是单纯地沉醉于这宁静的时光。

在这一片蛙声中，我领略到

大自然赋予村庄的神奇与魅力。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纷扰，内心变得无比安宁。蛙声仿佛是大自然的的语言，向我诉说着岁月的变迁和生命的轮回。

听着这蛙声，我忆起小时候的夏天。那时，我们总是在夜晚伴着蛙声入睡，那熟悉的声音是童年最温暖的回忆。如今，在这繁忙的生活中，能拥有这样一个时刻，静听蛙声一片，实乃一种难得的享受。

夜渐深，蛙声依旧不停歇。它们仿若不知疲倦的歌唱家，用歌声点缀着这个美妙的夜晚。我深深地沉醉在这一片蛙声之中，迟迟不愿离去。我深知，当我离开此地，重回城市的喧嚣，这美妙的蛙声将会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在这片熟悉的村庄，静听蛙声一片的时光里，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与净化。愿这片蛙声永远在这宁静的夏夜奏鸣，愿我们都能在这忙碌的生活中，觅得这样一处宁静的角落，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感受生命的美好。

迈山耸峻，独珠回峰

迈山位于澄迈县东南部、老城镇龙吉村西北，脉自县主山独珠岭。迈山山脉从独珠岭至那油岭一带，由东折南，东南西北走向，形如初月。澄迈地势南高北低，在东北部低海拔台地，高程海拔67米的迈山，亦可谓山列耸峻。

独珠岭位于县东十里，是迈山山脉的主峰。“脉自马鞍山来，突起一峰，圆结如珠”。澄迈八景之首的“独珠回峰”指的就是独珠岭。

孙中积认为，迈山山脉是澄迈县治的龙脉，康熙十一年本《澄迈县志》亦称“乃县龙主山也”，何谓龙脉？

《康熙澄迈县志》卷一记载了一个事件：“县东往府治路约六七里许，踏伤龙脉，陈来旬兴工塞之，开筑新路，转南沿河边一带而行，官民由之。”《嘉庆澄迈县志》《光绪澄迈县志》也记有：“七里铺，县东一十里，旧万全都，系上郡路。旧志堪舆家谓县东上郡大路，路伤来脉约六七里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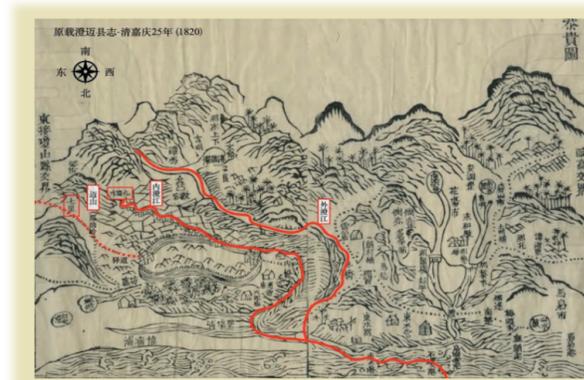
以前的驿道应该是从县门跨过迈山，经澄迈七里铺直通琼山的石山铺，日久路陷，风水师说是伤了“地脉”（就是上述龙脉），所以官府出面修路、改道。何以端在其《琼崖古驿道》中推测，迈山西侧有龙吉、龙凤，东侧有龙群、龙抚等村，就有围绕“龙脉”的意思。

龙吉村地处迈山西麓，整体坐落在迈山一块巨大的玄武石上。传说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龙吉村的开村始祖、郑姓迁琼始祖、广东监军道按察司副使（正四品）郑宗，自福建莆田迁琼，就是看到迈山上这块突兀的贡岩如巨龙虬盘，背山面水好风水，才决定落籍于此，并取村名龙吉。

据《老城志》载，澄迈老城有十几个以“美”字打头的村名。当地方言，“迈”就是现代汉语的“美”。镇志推测这些村庄命名可能与迈山有关。

山水际会，坡翁见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然而动静相宜，奔腾不息的澄江、岿然矗立的迈山，亦终有风云



内外澄江及迈岭位置图

亲情家事

时光背后

□ 范大悦

母亲打来电话，说邻居张婶刚送来二斤小米，让我周末回去拿，早晨可以熬粥喝，养胃。

我告诉她，城里有卖，而且很便宜，不要给我留着了，赶紧吃了吧。母亲不依，说要是没空，就改天下午去镇上给我寄来。还唠唠叨叨地说，上次回家，我非要睡热炕，说这样能驱除胃里的寒气。没想到和她闲聊时随口说的一句话，她竟记在了心上。

我们两口子有个约定，给家里打电话要报喜不报忧。父母年岁大了，有些事和他们说了，他们也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弄不好还得上火。我有些自责，无意间随口说的话就给母亲添了麻烦。

电话那头，母亲有些着急。她说：“这小米看着可好了，你婶家种的，人家自己都没怎么舍得吃，邮过去也没几个钱，再说你在城里也买不到这样的！”

我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好一阵子才说出话来，“你可别再累着了，镇上那么远，你腿脚又不好，改天我自己回去拿吧。”母亲挺高兴。

在母亲的认知里，有些人的

际会、山水相逢：澄江与迈山这两处命名澄迈的地理标志的际会点即在老城墟东北部的龙吉村——内澄江在龙吉流经迈山西麓山脚下。

据康熙十一年本《澄迈县志》载，苏东坡语云：“面前九曲流，好地在那油，进前三阁老，退后九知州。”九曲流即为内澄江，那油（岭）即为迈山。根据字面意思不难想象，彼时的苏东坡正站在迈山之上，看着山脚下穿流而过的内澄江叹逝者如斯夫。

根据史料记载与专家推测，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十一日，苏东坡遭遇人生最后一次贬谪，从徐闻南迁渡海，海况顺利，同日自澄迈古县城（今老城墟）港口登岸入琼。经通潮驿，辗转琼州府“报到”，再折返经澄迈、临高，赴贬谪地儋州。

澄迈驿与琼州府之间所行陆路应该皆为驿道。而龙吉所处位置（当时龙吉尚未建村），正处于澄迈东行驿道上休憩与补给的关键节点“七里铺”。即《康熙澄迈县志》卷一关于“铺舍”记载：“县东之铺，由县至旧万全都一十里，有七里铺。”

据何以端《琼崖古驿道》研究，唐宋驿道，大致十里一铺，可以饮水歇脚；三十里一舍，可供人吃马喂；六十里一驿，可以留宿过夜。自琼山西行，至澄迈全境，共约十五处铺舍。进澄迈境内，第一铺即七里铺。“七里铺，位置约现今龙吉村，离澄迈老城约七里”。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也考证了这一观点。

苏东坡三年后获赦北归，儋州、琼山、澄迈（在澄迈老城至少停留了8天），行程亦然。苏东坡在这里休息，顺便登临那油岭（即迈山）、远眺九曲流（澄江），赞叹“面前九曲流，好地在那油”，非常合乎逻辑。

澄江、迈山——澄迈悠久文脉的赓续传承，虽然遭遇断流、环境破坏等一时的遗憾，但业已看到可喜的改变：2012年澄迈县挂牌成立澄江美伦河（外澄江）治理指挥部，进行河床环境治理；龙吉村那油岭（迈山与内澄江际会处）正在规划建设东坡文化生态公园……但愿澄迈曾它走过的一千四百多年风风雨雨，不被历史和发展的尘埃遮蔽，愈发闪闪发光。

人间烟火

□ 黄永国

比起登高远眺，欣赏崇山峻岭、郁郁葱葱的瑰丽美景，我更喜欢看那些从山间升起的炊烟。

炊烟袅袅而上，意味着一捧柴、一壶水、一餐饭、一锅汤，正在翩翩起舞。

柴米油盐酱醋茶，寻常滋味寻常物，却都隐含着劳动人民的辛苦在内。

远远地，看着那些似乎生活在云朵中的人家，看炊烟与云雾缭绕交融，鼻翼间似乎传来阵阵香气，不禁沉醉。

影影绰绰中，梯田、林间、水边，似乎还有繁忙的人们，正在劳作。

多么熟悉的场景，在梦里，在回忆中，无数次出现。

闭目凝神，任由回忆带着思绪，沉浸在这片最质朴、真实的生活当中，流连、眷恋。

人间烟火气，藏着世间最平淡，也最宝贵的幸福。

我不知是多少次来看他了。也不知是多少次来看他了。

是的，他一直在我心中，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一天，7月1日，我又来到这个久别的地方。

1986年，纪念亭在他当年殉难处建起。两年后我到海口工作，就来这里鞠躬了，后来又来了一次次。

我看到，那个28岁不屈的英魂，化身为花岗岩半身雕像，在时空中傲然耸立。

那是腥风血雨的1931年，那位到琼崖指导武装斗争的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就是在这个地方，英勇不屈，从容就义的。

纪念亭正中一块方形黑石块，是他的无名墓碑，宣告着英雄永在。

雕像基座刻着他入狱中写给妻子的遗书，闪耀着烈士视死如归的光芒。

什么叫初心？什么是信念？正是他们，用生命作了最好的解答。

我们头上的红旗，就是他们的鲜血染成的。

他们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我们理想的生活。

此时，我听到，烈士的遗言，在空中铮铮回响；我看到，烈士的目光，在期待后人回应。

似有声音在问：他们的遗志，我们辜负了吗？他们的回眸，能感到欣慰吗？

这时候，纪念亭前的党旗下，一批人正举起了握拳的右手。但愿他们的誓言，还有我的誓言，也能经得起烈士的检验吧。

走出纪念亭门口，面前是一条叫做亭前路的大道。

它告诉着，这条奔向理想的道路——

当年李硕勋怎样走过来，那么，我们，就该知道，怎样走下去。

瞻仰李硕勋纪念亭

□ 蔡旭

天涯诗海

小暑忽至

(外一首)

■ 路雨

在老家下洼村
每每从田埂上走过
就像步入
一个庞大的蒸屋
周身的水分都被挤干了
窜出枝头的蝉鸣
随一波波热浪
结痂在耳膜上
远处石门河畔的芦苇
织成了一匹柔美的轻纱
美轮美奂
小暑忽至
村外齐刷刷的玉米
托着长长的叶片
散发出乡村特有的气息
仿若在裂变中
析出的老冰糖的味道
低徊于辽远的旷野之上
萃取季节馈赠的色泽和
光华

醇厚浓郁的乡土气息
直扑鼻翼
多少人沉浸于过往之中
让干渴的味蕾生津回甘
打开结茧的岁月
就甜透了
所有的日子

月下瓜棚

月夜
吊起的瓜棚
盛满了故事
我坐在荒诞的情节里
侧耳倾听外面的风声
已了无睡意

爷爷用青蒿拧成火绳
悬挂在瓜棚里
明明灭灭
熏赶蚊虫的叮咬
在夜露来临的困乏里
酣然入睡

萤火虫盏盏
游戏在夏夜的瓜田之上
像一个懵懂少年
不停眨着眼睛
把梦延伸到遥远的天边
清新了一幅画的意境

瓜棚
宛如一艘破旧的乌篷船
苍凉古朴出了诗意
载着一夏的清涼
抛锚在村庄之外
甜醉了满地月光

水调歌头·铁路南港

■ 梁居定

港口运输物，货物向四方。
火车轮渡过海，赏景美吉祥。

来去匆匆争早，游客乘船舒适，珍爱好时光。
海阔浪波碧，共建气昂昂。

喜洋洋，望茫茫，志坚强。
振兴产业，国内国外齐争航。

万里征程逾越，物是人亲兴旺，步伐更铿锵。
南东北西泛，共享理应当。